

八十後躁鬱與美好的獸

疾病像個隱喻，個人的，城市的。在香港這個大轉折的時代，兩者更為緊扣相連。個人的，難免也是城市的命運。近幾年，我們或多或少都有種同感：活在這城市，為什麼大家好像愈來愈躁了。那是多層面意思的：煩躁、人心躁動、城市急躁，彷彿整個城市的生活節奏都變調。而後是抑鬱。躁鬱症，一種狂躁和抑鬱輪番替換的心理處境，同時影響行為，一種力不從心的無望感，連平日最愛的東西也可能提不起興趣，一種無所不在的憂傷，伴隨突如其來的狂暴、崩潰。那種讓盧凱彤Ellen，不知是在一個早晨突然閃過，又或者已早下了決心的念頭。是一位創作人之死，卻縮影了同代人的憂愁。

那是否一種獨有的八十後憂愁？一種滲透着這近十年來的情緒，同時也是屬於香港年青一代的憂愁？

那一陣呼愁

帕慕克這樣形容他與他自己城市的關係：我就是伊斯坦堡……意思是，他的呼愁／哀傷／憂鬱，同樣也就是伊斯坦堡的呼愁／哀傷／憂鬱。那是一種不能言喻的憂傷，瀰漫在城市的每個角落，一種歷史感的失落，一種時不我與的遺憾，從冬日茶杯裏的熱氣徐徐上升。那一陣呼愁，從伊斯坦堡的海港，吹到維多利亞港，空氣中，有些人對此敏感，有些人艱苦抵抗，有些人已是無感。城市的痛症都和這蔓延的憂愁相關。

難道Ellen 不是這八十後憂愁的極端呈現？它隱喻的是個困局的生存狀態，不知還可做什麼，也失去努力去做自己所愛的事情的動力。社會和個人生活層面而言，那是感受到活在一個正在退化的城市，過往相信的國際文明進步精神，沒能夠在這城市延續。從小節中（但不無重要的）那些街頭上的宣傳，醜陋的設計，狂躁的城市，到社會生活意識的不思進取，與世界文明愈走愈遠的分歧。例如性別平權，同志平權，到近期產假討論等先進體系在此地的失收。

再具體與Ellen 切身有關的同志議題，正面的發展是在台灣發生而非香港。性別性向等議題，連同政治議題（包括傘運後的無力感），使香港成為廣義進步人士的一個總體價值觀的失敗戰場。

中上環聲音

除了個人生活層面，也當有因社會生活空間改變所帶來的不適。當傳媒樂此不疲報道Ellen 是住在跑馬地豪宅之時，不禁令人想到，早些十多二十年前，大概是at17 快要出道之時的年青創作一代的生活狀態。那是不少好友創作人都聚在中上環一帶，某程度上成為了一個村落的鄰里結構。人山人海就在警察宿舍旁邊，上落登山電動樓梯，還隨時碰到人。在茶餐廳，在夜店，在街頭報紙檔，在七一吧，談生活，講創作，找工作，說項目。九記不用現在那樣排隊，牛記成為街坊食堂，結志街嘉咸街攤檔還是樂於穿梭的捷徑。那是一個不富有但也不窮的僅餘的波希米亞生活社區時代。就在那時，好友隨手拾到一隊叫at17 新人的CD，而後在不同的場合又聽到她們。2003 年之前，那股吹自這半山的聲音，現回憶起來，是那樣無憂無慮，不無樂觀。說不清是「最好的尚未來臨」還是「最差的尚未來臨」。

而成長的代價因時代發展的方向扭轉。當十多歲的八十後長大為二十多歲，事業發展和成就感成為下一個目標。同階段，這個城市開始鼓勵年青人北上開拓空間，亦有對**移民台灣**的想像，而那種不適應症同樣出現，Ellen也經歷過這些。

在內地演出

在中國內地，Ellen 得到的最高峰時刻，遺憾是在她離開的一天，很多社交媒體轉發，人們才知道原來有這樣一位香港創作女孩。而在此之前，對非at17樂迷而言，她頂多是「那個在陳奕迅DUO 演唱會上，用結他彈《囍帖街》的

女孩」。

在Ellen 還有在內地演出的日子，特別是交流較頻密的早十年前，內地歌迷還可看到她和黃耀明以至人山人海一批創作人的演出。但很明顯，這些聽眾都較限於為本身已對香港流行音樂着迷的粉絲。後來Ellen 也曾在內地作小範圍的小酒吧巡迴演唱，遠至成都。她一般被定位為民謠歌手創作人，在早前的留言紀念中，不少相信為女性的歌迷，還是在感激她作品曾經的陪伴，那些相信不完美也能活得精彩的近似勵志治癒的感動。然而當放進整個流行音樂市場而言，這仍只能算是小眾。那是另一種不適合場景：中國（乃至已反過來影響香港）的流行音樂工業及玩法也翻天覆地變化了，不只是說創作型讓路偶像派的老生常談，而是整個業界和走紅的條件都徹底改變了。在這年頭，安靜的現場演出不再吸納目光，真人選秀、高音飆歌和評判毒舌才是大路。遊戲玩法已然改變。

哪怕是異類的獸

這就是當中的無力感及其困局。當我們說着，年輕人要北上，趕赴大灣區，我們其實說的是什麼？我們說年青一代都有才華，同樣肯努力，但那些強項將如可能轉化為有效的競爭力？不是因為擔心年輕一代沒才華能力，而是因着不能掌握到遊戲規則。

哪一代都好，我們其實是處在一個更大的變化背景中，這甚至是一個國際國家級對弈層面的事情。中國正在嘗試重塑種種規則，新的中國原則將成為新常態，有些已成功，有些還在進行。在轉場的過程中，懷有既定價值的人、地、物，顯得格格不入。不同人有不同的面對取態，有人變色好快，有些人視若無睹，有些人駝鳥自欺，有些人怒火中燒，Ellen 選擇了「若沒有人選你／就別靠人保佑／用鯨魚浮出水的溫柔／做美好的獸」。溫柔而美好，哪怕是異類的獸。縱然17 不再，可17 歲那相信自己一套的情懷不變。